

倾听那穿越历史的读书声

——“探访台州书院文存”后记

台传媒记者黄保才



探访台州书院文存

春秋秋实。一场起步于春天、收官在秋日的探访，历时8个月，告一段落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33篇力作，32个台州书院的十几万钩沉文字，是台州市新闻传媒中心专题专刊部团队和文史专家徐三见、共同完成的心血结晶。

从包建永那篇长达5000多字的《台州书院巡礼》开始，每个夜班，我都逐字逐句审看大样，领略着用新闻的力量，推进文化寻根之旅的喜悦。为了写这篇后记，我又将所有文稿系统地读了一遍。那是一种什么感觉？我仿佛遨游在历史的长河，与群星灿烂的古时读书人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意味深长的促膝交谈；我仿佛听到穿越时空、以文化人的琅琅读书声，从每一个书院的窗口传出。这般的永恒的读书声，直抵沉湎于手机刷屏的当代人的心扉。

一开始，“探访台州书院文存”的起意，是台州市分管文教副市长李昌

明和市教育局原局长、现市政府秘书长黄人川一次聊天时萌生的。台州传媒台州日报有一支酷爱文史、久经锤炼的研究型文化记者团队，他们堪当大任。从部室负责人到记者，都是“行动派”，说干就干，从策划方案、搜集资料、踩点到分工落实、采写成稿、版面编排，再到融媒体产品制作传播，每一个环节都做到无缝对接，落小落细。尤为重要的，临海博物馆原馆长、文史专家徐三见老师得知有这个大型采访行动，欣然应邀担任总把关，并为每一个书院文稿撰写点评，在专门开设的《见微知著》栏目上发表。有资深专家的加持，确保了整组文章总体上实现“信、雅、达”的效果。

困难显而易见。台州史上的书院，何止这几十家，不同年代，其生存发展情状迥异，有的延续至今，有迹可寻；更多的是毁于战乱、水火，徒剩其名；还有遗址虽存，但其非真迹亦仅在史料中依稀可辨。要通过记者的眼光，打捞、还原这些书院的形迹、故事，谈何容易？但文化记者团队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，勇敢接受高难度挑战。“路虽远，行则将至；事虽难，做则必成”，他们有身经

百战、破难攻坚的经验、底气和实力。

为了避免盲人摸象，做无用功，他们先是剔抉爬梳，从面广量大的台州书院中，选出有报道价值，相对方便操作，又能纵向反映历史沿革、横向兼顾9个县(市、区)的32家书院，作为采访对象，然后确定采写体例、分析每家书院特点，将最具个性色彩的人物、事迹，挖掘出来，结撰成文。应该说，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线索看，台州历史上值得回望的重要书院，都应报尽报，能报尽报了。

任务落实到人。每个记者都背了好几个书院的采写任务，他们各擅胜场，带着发现的眼光、深入的思考和写作的态度出发了。事先他们做足案头工作，每一篇发表的文稿最后，都附有一串参考文献的书目，这见证着记者们沉下心来，广泛阅读，博览群书，以洞若观火的敏锐，“咬得菜根，则百事可做”的精神，从故纸堆里锐意穷搜有价值的材料。再通过采访当地对书院有研究的专家学者、当年书院相关人士后裔，比对印证，融会贯通，精心构思，巧选角度，写出一篇篇大体大思精、确凿详尽、逻辑严密、鲜活生动的宏文。

“四力”结出硕果。台州本就地阔海冥，历史上的书院，不唯建于城里，更多的是分布在荒村山野，所谓清静之地。这给今天的探访，增添了几分艰辛。记者们发扬走基层、转作风、改文风的优良传统，上高山、下海岛，作为采访对象，然后确定采写体例、分析每家书院特点，将最具个性色彩的人物、事迹，挖掘出来，结撰成文。应该说，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线索看，台州历史上值得回望的重要书院，都应报尽报，能报尽报了。

在古时，对普罗大众来说，文化教育是一种稀缺资源，读书是少数人的专利。不同历史时期文盲率有所区别，但总体处于高位。一组数据表明，光宋明和清朝的文盲率大约在90%以上，元朝可能达到95%，1949年，全国的平均文盲率为80%。在此背景下，无论官办抑或民办的书院，作为重文兴教的存在，简直就是映照幽微晦暗的万古长夜，点亮人类通往文明的烛光。这些书院，不管存续时长几何，都不会像今天的学校那样星罗棋布，普

及文化，广育人才。“物以稀为贵”，书院的稀缺性，才让我们觉得花大时间，费大精力，去追溯、探寻，是值得的。上蔡书院，台州第一家官办书院；桐江书院，早至宋元建造，仍以书院形态保留下来，在台州是唯一一家；观澜书院，台州最早兴办在郡县治所之外的乡间书院……我们一路走来，一路记录，一路思索，一路发掘，将历史陈迹复活，将人物故事抒写，将大义气节弘扬。在此过程中，我们也从振兴文教的台州先贤身上，获益匪浅。记者首先是读书人，探访台州书院，每一次的采访，都不失为一场涵育性情、增益心智的修炼。就像林立在写晋山书院文中那句话：“玉环的海风，将戴明雕琢得刚毅坚韧；竹冈的乡情，使他内心温厚纯良。”读书人亦当如是。

寻访台州文教渊源、追思台州文教先辈、探究台州文教精神、塑造台州文教新貌——这是“探访台州书院文存”融媒行动的初衷，有没有完美实现，只能交给读者诸君评判。但有一点毋庸置疑，那就是“声声读书起，文脉千古传。点亮人类通往文明的烛光。这些书院，不管存续时长几何，都不会像今天的学校那样星罗棋布，普

回顾台州书院探访

台传媒记者包建永

从4月11日发表第一组报道，到11月16日做完最后一期书院，“探访台州书院文存”大型融媒行动终于告一段落。此次活动，我们基本以每周推出一组报道的频率，共探访了32家书院。

这是一次对台州书院历史的梳理，书院培养造就优秀人才的集中呈现。这也是一次对崇文重教传统的巡礼，是一次系统总结和文化寻根之旅。

通过此次梳理，我们发现，台州传统文化中，最宝贵的品质是“气节”。无数仁人志士宁折不屈、不畏强权、心系苍生的品质，激励着一代代台州人，推动台州文化的走向，最终塑造了台州人的性格，鲁迅总结为“硬气”。

南宋时，台州多种思想兼容并蓄，多头发展。尤其进入南宋，大批北方的官员和学者或在台州任职，或选择在台州定居，推动了各种社会思潮在台州交锋。朱子理学、心学、金华学派、永康学派、永嘉学派等都在台州留下痕迹。此时，台州人才济济，光

宰相、副宰相就有14位(包括客籍)。

南宋以后，理学在台州占主导地位。元明清三代，其中两代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，台州又是反抗极其强烈的地区，民族气节是怎么也绕不过的一道命题。多方面原因，台州人在气节这条路上越走越远，方孝孺、齐周华等一批典型“硬骨头”的出现，绝非偶然。

故宋后，台州多气节之士，少治世能臣。

同时，我们也看到，把气节看得高于一切的台州人，刚强有余，圆融不足，善于独善其身，不善于激浊扬清。比台州起步晚的温州，自南宋以来，主导的是永嘉学派(事功学派)。他们积极走出去，重实干，以实绩为落脚点。这是古代台温两地最大的文化差异。

本次探访台州书院文存，我们看到，大多数书院已消失在历史长河里，前人遗留下来的资料极少，整理难度极大。以我们走访的32家书院为例，仙居桐江、椒江东阮是保存较好的书院，黄岩灵石、三门双桂，是保留下了

部分古建筑的书院；黄岩九峰、温岭方岩、玉环皆山等，是在旧址(或附近)重建的书院。更多的书院，无迹可寻。

我们一开始以为，临海作为一千多年的州治、府治，是台州文化中心，知名书院多，会留下一些古迹，可是找遍临海，没有一处书院保留下来，许多书院遗址也难以确定。天台山文化深厚，史上书院也不少。但找遍天台，古代书院留下的史料很少很少。我们经过仔细甄别，才找到文明、蓝洲这两家清代中后期的书院，稍有内容可写。

在此过程中，我们得到了本中心新视部和文化生活频道节目部的大力支持，使融媒产品更加丰富，呈现方式更加多样。

书院文化是台州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。通过此次探访，我们也深刻意识到，一方面，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基因、思想的根，另一方面，文化很脆弱，一旦断层，就很难接续。

本次探访的最大意义，也许就是进一步看清了台州文化传统的脉络。



桐江书院 杨辉摄

这个过程，应该是快乐的

台传媒记者彭洁

书院系列，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《桐江书院八百年》。

仙居桐江书院兴建于南宋乾道年间(1165—1173)，“是台州历史上较有影响的书院，也是仙居历史上特别有故事的一座书院”。从去年12月去书院采访，到今年2月中旬写好初稿，再到4月20日稿子见报，这篇稿子几乎是我十几年从业生涯中写过的时间跨度最长的稿子。

写完桐江书院时，描写了276年明朝历史的《明朝那些事》有声书，我也听到了最后。在整个写稿的过程中，这本书给了我潜移默化的影响——我希望自己也能把沉闷的、记载在古书中的历史，写得这样生动有趣。

在大致理清了桐江书院的历史脉络后，我开始寻找更多史料，收集更多史料。桐江书院的故事得从晚唐诗人方干说起——这第一位在稿件中登场的古人，变得鲜活起来。

比如他的相貌，他写的诗，他去拜会姚合，他举进士第却因貌丑没被给个一官半职，他死后又被追封左拾遗……这一个个小故事拼凑出了一个“幼有清才”，却因是个“缺唇先生”，以至于仕途坎坷的诗人形象。再把这个形象与桐江书院结合起来，整篇稿子也就流畅了起来。

写这类文史题材的稿子，就像把系在绳子上的结一个一个解开，不论大小，任何一个结解不开，这条绳子都不算解完。我写方干后来去镜湖隐居，被称为“镜湖处士”，而桐江书院后方也有一潭水，名叫“鉴湖”，镜湖就是鉴湖，但这点如何被证明，我一直无从写起。记得直到快交稿时，我才终于查到资料，“这里说的镜湖，也称鉴湖，是由东汉水利专家马臻在会稽(今浙江绍兴)任太守时创建的著



翁森故居 杨辉摄

水灌溉工程”。这一点的起承转合，终于写得通了。

后来，我又写了《安洲书院：只为纯粹读书》。翁森，这个身处元代文教受到重创的历史洪流中的读书人，不仅在仙居创办了洪流，还写了一组流传千古的诗歌《四时读书乐》。翁森的一生，都在践行一个理念——读书本身就是快乐的。而他，乐意为此奉献一生。

写翁森时，我脑子里反复盘旋着当年明月在《明朝那些事》的最后描写徐霞客的那些话，“我之所以写徐霞客，是想告诉你：所谓百年功名、千秋霸业、万古流芳，与一件事情相比，其实算不了什么。这件事情就是——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”。于是，那年隆冬，徐霞客坐在黄山绝顶，听了一整天大雪融化的声音——“初四日，兀坐听雪溜竟日”。

在仙居乡间，满腹学识的“翁书橱”则挥笔写出了冬天读书的乐趣，“读书之乐何处寻，数点梅花天地心”……

最后，再次感谢给予我写稿帮助的人。

读书人，永远年轻

台传媒记者林立

一想起“探访台州书院文存”系列报道，我还是会问自己：“你真的有信心吗？”

从选题讨论开始，这个问题就一直悬在我心里。正式开始采访后，这个问题就越来越大，最后成了一个热气球，把我带离了地面。即使我手头有足够多的史料，专家、学者们给了我详实的答复，在写稿时，我总觉得不踏实，飞在半空，成稿之后，才能短暂安心。

原因无他，因为不管哪一座书院，背后都站着一位乃至数位古圣先贤，郑虔、谢良佐、黄榘、刘焘、黄潘……

任何一位，都有学者专家为他们著书立传，考据得极为严谨，写得极为详实。作为非专业的写作者，想要在一篇4500余字的稿子里将他们创立的书院写成可读性强又符合史料的稿子，没有消化上万字文章(包括文言文)，没有走访到位，断不可能。

因为年代久远，很多书院不仅没有原址，连重新修建的复刻品都不复存在。那些还能看到书院轮廓、框架的建筑，也已没有当年的功能和气质。

除了琢磨史料，想要文章有温度、有节奏、有意思，只能发挥想象力和共情能力。很幸运的是，这些古圣先贤传世的文章、诗句、事迹，都让他们的声音相视近在眼前。透过他们留在纸面上的形象，我得以感知到

他们当年对一方水土、一城学子的深情。这种温暖，给予了我写作的动力。

临海，三台书院所在地，书院原址已没了本来面目，但北固山还在。徒步走上北固山，站在郑广文祠的栏杆畔俯瞰临海城，湖光山色，软红十丈。突然之间，就感觉自己站在唐时的郑广文、清时的刘焘身后，透过他们的肩膀，我看到了他们为这座小城发出由衷的赞叹，也感受到了他们让文脉延续的坚决。

路桥黄榘纪念馆，除了有着详尽的黄榘史料，还有一处摩崖石刻，是黄榘亲自督工让人雕刻于岩石上的《生圻自铭》，字迹至今可辨。在山脚的黄榘纪念馆读罢资料，我和同事包建永一起登山寻石刻。途经一片又一片橘树林，在无路可寻处手脚并用，爬上半山坡，在极窄的落脚处，看到了石刻。

每一个字的缝隙里，都是青苔，年深日久，当年银钩铁画的笔锋，早已随着石头一起被时间打平。这篇自述里，黄榘表达了自己绝不会混然于众人的自信，同时也理性认识到自己的“不羁”造成了诸多非议。站在石刻前，我感到时空再次融合，我看到了鬓角如霜的黄榘，读着刻好的文章，眼角有泪，嘴角却是微笑。是非功过，后人评说，错与对，他已成。他无悔，他乐意，他淡然。

采写书院系列，耗费巨大。写完我就强烈表达了“下次绝对不能写这么大的选题”的心声。



《生圻自铭》摩崖石刻 章增宏摄

但意义也非常大。

虽然我看到这些宛如高山的先贤，仍然没有“了解你们的自信，但我至少‘懂了’他们不同岁月截面的感受。这些大人物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办书院，因为即使身居高位，但他们的底色是读书人，而非官僚。

读书人不会失去光彩，不惧时光荏苒。读书人，永远年轻。



我们在路上 王佳丽摄

